



白牡丹

〔清〕 洪琮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白牡丹

(明清艳情小说)

[清] 无名氏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Gomay/05

〔晋〕新登字 6 号

白 牡 丹

〔清〕无名氏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 字数: 215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 册

ISBN 7—203—02719—8/G·1108

定价:6.9 元

白牡丹小序

国之有史，以纪事也。古者左史记事，右史记言。故一代之君，必有一代之史，以垂后世，俾后世得以考其实录，昭其劝戒焉。下此若稗官、野乘微矣。至于小说家，不过听其遗事而敷衍之，绎之，非有褒贬是非之可寓，非有议论评断之足观，是微之又凝矣，何足尚焉！然独不曰史缺有间，乃时时于他说，而小说抑何不足尚者说乎？其中具有忠孝廉节之可风，邪慝谗色之足戒，岂无裨于世道人心乎？如有明正德君之于白牡丹一事，史无闻矣。史无闻则何不可为之说！所异者以民家两个女子，而上入君王之梦寐，以堂皇一代天子，而下等众庶之嬉游。卒至于同州劫驾，黄虎拘函。使非有李梦雄、英国公、定国公之保驾，则正德之为正德，不知其何如也！岂不可奇？岂不可笑？岂不可戒？孔子曰：戒之在色，信然。余长夏无事，信笔挥成。然言词舛谬，未免见笑于儒林，仍收而置诸篋。适坊友来游，有所谓《白牡丹》者，世人多有求售而不得者。即有此编，何不付梓，以公同好？余曰：不可嗣。因缘请爰书数语，以弁诸首云尔。

光绪辛卯季冬之月下院柱石氏书于上洋博古之斋

武荣翁山柱石氏题

出版说明

《白牡丹》是一部关于风流天子的传奇小说。明正德皇帝风流倜傥，梦有绝代美色白牡丹、红芍药，在奸监刘瑾的撺掇下，顿生南游访美之心。先是大臣保驾，不意路遇强人劫驾，扫兴而归。其后好游嗜色之心未泯，微服匹马出游，在苏杭间受尽困厄。时或以大臣之女顶酒债，时或与赌徒呼么喝六，时而闹市叫卖，时而调戏民女，时而西湖调笑，时而妓馆行嫖，时而受村妇捉弄，时或与臣子争风。时而封这个为贵妃，时而封那个为夫人。好不潇洒风流！全书前半部充满谋杀、陷害、阴篡、奸邪，后半部充满幽默、滑稽、风趣、轻快。前半部暴露了最高政治集团内部的罪恶，后半部表现着人生的丰富多彩。有很强的可读性。可称得上是古代小说中之上品。

然而此书自古传本稀少。书前署“武荣翁山柱石琮编，”末云：“要知后事，须看《大红袍》便知。”《大红袍》言正德问海瑞、严嵩事。知此书与《大红袍》约为同期之作。此书今见有两种版本。一是清光绪时木版本，一是民国时铅排本。这两种版本今皆不易得。数年前得一民国版本，后辗转为书商所得。据说要付梓。但此本错误疏漏，实在太多，实不宜重刊。今仅以第三回为例：清本云：

却说薛同务要买得王岳首级，随即进京，租一客馆安顿……

民国本则云：

却说薛同买得王岳首级……

少了“务要”二字，随使与上章文义不相连贯。清刊本云：

(薛同)问曰：“彰义门下挂着，却是何人首级？”刘健曰：“说起方知我公公的势力。那首级乃是三朝老监王岳。只因触犯我公公……”

民国本则云：

问曰：彰义门下挂着，却是何人首级？乃是三朝老监王岳。只因触犯我公公……

中因夺十六字，遂使下语失去主语，与全书文例不合。清刊本曰：

(刘瑾)对刘健曰：“既如此，可唤灵验相士，问明端的。”刘健领命：

民刊本则曰：

对刘瑾曰：“既如此，可唤灵验相士，问明端的。”刘健领命。

文理显然不通。清刊本曰：

半仙曰：“看过了。公公请坐。”未知如何应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民国本作：

半仙曰：“看过了。”公公应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更是文理难晓。象此类错误，实在俯拾即是。有的地方，多止脱漏七、八十字。如：第十二回，民国本云：

且说圣驾至巳牌起身，一路文武官逐站迎接，俱令撤回原汛。

而清刻本则云：

且说圣驾至巳牌起身，一路文武官逐站迎接，每日只行三十余里。这一日到近同州，离城四十里，日尚未斜西。其时林木茂盛，又兼与民同乐，不禁百姓观看。商贾云集，

十分闹闹热热。原刘瑾约定三界山响马在此劫驾，所有地文官来迎接，俱令撤回原防。

其中优劣，不言自明。

因此，此次整理，民国本只作为参考，而以清刊本为底本。

因限于资料、水平、时间，书中有些问题，未能深究，错误难免，望读者谅解。

梁南梅

新编前明正德白牡丹传

目录

武荣翁山洪柱石 琮编次

卷之一

- 第一回 明主遇美人入梦
金星救刘瑾为阉 (1)
- 第二回 穆府着棋收内监
焦彩翻案害王岳 (6)
- 第三回 买首级白冤遭害
假半仙看相赚金 (12)
- 第四回 刘瑾巧施网财计
文贵怒逐狐犬群 (21)

卷之二

- 第五回 焦穆诡施伪圣旨
李通验识假金牌 (28)
- 第六回 刘瑾毒谋收文府
李通巧计醉狂奴 (34)
- 第七回 吴芳惧罪瞒刘瑾
文贵迎母拜李通 (40)
- 第八回 刘瑾赚主幸苏州
梦雄同妹观圣驾 (45)
- 第九回 章士成留客结姻
刘宇瑞通家款友 (51)

- 第十回 宇瑞邀友探亲恙
桂金越墙听瑶琴 (57)

卷之三

- 第十一回 刘小姐窥琴识女
李夫人戏婿交婚 (64)
- 第十二回 文俊催舡委保驾
梦雄鏖战敌强徒 (71)
- 第十三回 圣驾高山脱罗网
奸盗平地起风波 (78)
- 第十四回 英国公大破贼寇
司礼监密捉忠良 (85)
- 第十五回 刘宇瑞离家脱难
李梦雄代岳辨冤 (91)
- 第十六回 老元勋请驾救忠
小游击受官访贼 (98)

卷之四

- 第十七回 士成知机宿古祠
桂金急病投匪店 (104)
- 第十八回 追马匹兄弟中计
焚店房母子负逃 (111)
- 第十九回 士成祠里救桂金
望雄途中逢宇瑞 (117)
- 第二十回 李梦雄密杀陆金
万人敌误结胜康 (123)
- 第二十一回 假梦雄大寨款勇
真桂金高山遇仇 (130)

- 第二十二回 胜康痴订鸳鸯偶
桂金假结鸾凤倚 (136)

卷之五

- 第二十三回 匪徒贪美色遭殃
奸盗谋重权造反 (142)
- 第二十四回 演武厅奸盗受辱
金鸾殿忠臣施威 (149)
- 第二十五回 功折罪梦雄呈信
将假监李通偷囚 (155)
- 第二十六回 李通有意战人敌
桂金无心擒宇瑞 (162)
- 第二十七回 士成会婚知女信
李通怜才劝投诚 (168)
- 第二十八回 文贵剿除三界山
梦雄征兵黑风寨 (175)

卷之六

- 第二十九回 万人敌诈书救应
文提督暗约进剿 (181)
- 第三十回 全节义父女相逢
捉渠魁忠良奏绩 (187)
- 第三十一回 刘瑾知风潜逃遁
张茂领旨捉奸徒 (193)
- 第三十二回 权势败无人收宿
运气来留客成功 (199)
- 第三十三回 居庸关奸徒被拿
金鸾殿老阁问供 (205)

- 第三十四回 奸佞认供正王法
老将辞职让金鞭 (212)

卷之七

- 第三十五回 忠良封职完婚娶
圣主设醮禳瘟疫 (217)
- 第三十六回 瑞阳镇王合失主
周元家天子安身 (223)
- 第三十七回 天子吃鸡做良媒
周元捧扇订佳偶 (229)
- 第三十八回 吴大材奉旨赘婿
明正德乏费卖骑 (235)
- 第三十九回 六家店赌博呼子
王庄内召神除妖 (241)
- 第四十回 扬州店看书忆梦
新庄银出世朝君 (246)

卷之八

- 第四十一回 吹玉笛取笑渔娃
拾金钗调戏风姐 (252)
- 第四十二回 李风姐恩封西宫
定国公怒打权监 (258)
- 第四十三回 挥金银众女感恩
受封诰二姬应梦 (264)
- 第四十四回 正德斗宝拘暗室
黄虎陷主戮全家 (270)
- 第四十五回 江流获赦超苦海
风姐自误丧黄泉 (276)

第四十六回 风姐建庙受配享
周元就职庆团圆 (282)

第一回

明主遇美人入梦 金星救刘瑾为阉

诗曰：

乘兴南游不戒防，
谁知祸患起身旁。
若非洪福真天子，
早把江山梦一场。

又曰：

两样新妆未得遭，
本来龙性荡难牢。
春风自是为张主，
一夜吹开两树桃。

话说这两首诗，单道逍遥天子的遗事。前首括得上半部，后一首括得下半部。却因其时有两个美女，与逍遥天子梦中相遇，日后宛转入宫伏侍。看官你道那逍遥天子是谁？乃是前明正德。

按正德乃武宗皇帝年号，这武宗讳厚照，姓朱，乃天上亢龙金星脱生下世的。禀性风骚，赋情潇洒。即位以来，四海升平。倦于治务，耽于盘游。时称为“逍遥天子”。故其时内宫虽有后妃嫔嬙，即良家女子，非无可娱目悦心，然常闷闷不乐。一日退朝无事，睡在龙床上，忽梦游至一大世界，看不仅紫姮黄娇，生无限红情绿意。进步又至一所，中有二株花树，一株花开白如玉的，叫做白牡丹；一株花开红似紫的，叫做红芍药。花下又有两个娇滴滴的美女，冉冉而来。一个淡妆比玉精神，一个浓抹如花窈窕。且那身子服饰，又打扮得十分整整齐齐的，真正是西施再世，王嫱复生。武宗抬头一看，不觉浑身酥软，神情颠倒。遂抢步向前笑道：“寡人正在此孤寂无聊，意欲两美人相伴枕席，未知美人意下如何？”那两美人一时齐道：“只怕奴家没有忒大福分，若是万岁不嫌容貌丑陋，另日即便同侍巾栉罢。”武宗见美人依允，忽然春情越发，忍耐不住，又向两美道：“既蒙美人见爱，何不就此际同赴阳台，行些楚岫三分雨，梦煞巫山一段云去。”说罢，便双手拉住两美。那两美被武宗纠缠不离，却叫道：“万岁放手。”武宗只是不肯放手。两美心生一计道：“后面有人来了。”武宗回过头来，那两美乘势把武宗推开而去。武宗叫声“不好了。”一顿跌倒在地。惊醒起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依旧倚在龙床上，朦胧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早有太监闻言入侍问道：“陛下。与何人打话，却警得如此冷汗直淋？”武宗道：“朕正梦与两美好处，不意被他推一推，蓦地惊醒。”太监道：“既有其梦，必有其人，陛下何不宣圆梦官一问？好便传旨，令使者采选入宫，伏侍陛下。”武宗道：“朕适才梦中匆急，并未问及美人名姓乡籍，好不令人晦气。但朕尝闻，冀之北土，好马生焉；古之名都，美女聚焉。此两美人，

一定生在苏杭扬潮等州地方，少不得另日朕就要云游各处，留心访踪迹罢。”谁知武宗此话一出，早已钻在那太监心窝里去，却弄出许多事端来了。此是后话，按住慢表。

且说这太监乃河南信州人氏，父刘聪，母何氏。刘贩卖药材为生，积下家私数千金。但是夫妻二人年过四旬，未有男女生育。聪因到河北大名府收买货物，螟蛉一子，先是名谈瑾，年甫十岁。生得白净面皮，只是眉浓眼露。因父母穷乏鬻之，刘聪收为已子，改曰刘瑾。回家夫妻溺爱，送其上学攻书。不数年，刘瑾性轻佻，善戏虐，口舌伶俐。下棋投壶，博弈踢球，无一不精。年十六，刘聪病故。何氏溺爱更甚。不务生业，妄结浪游。至十八岁，何氏亦亡。刘瑾益加放荡，赌博酗酒，无所忌惮。不数年家业荡尽，连住处也变卖了。因思有个族叔刘文俊，欲投他处，求得出头。

按文俊名刘泽，系二甲进士出身，时官拜吏部天官。乃刘聪之从兄弟，瑾之从叔也。与刘聪颇相得。前因丁忧回家。后遂挈家移居江南苏州府城内。家资饶富，刘瑾故欲望其提携，遂收拾上路。非止一日，已到苏州府，寻店安歇。问店家，方知刘吏部家住在狮子街，是晚即饱餐安寝。至次早饭后，备下名帖，来到刘府前。对把门家人说明，家人道：“老爷不在家里。”刘瑾恳求家人把帖投进后衙。夫人李氏见了名帖，心想：刘聪家业富足，刘瑾到此，必是放荡，即传请进后堂。

刘瑾拜毕坐下，旁边茶罢，夫人曰：“贤侄在家料理家务，何由到此？”刘瑾曰：“只因父母双亡，家业萧条。望婶娘写一信附小侄进京，托叔父图个出身。”夫人曰：“你叔为官清淡，从不敢妄荐一人。贤侄进京，想也无益。”遂令家丁取出银子，对刘瑾曰：“此银十两。贤侄权收作盘费回家。切不可进京。”刘

瑾不悦曰：“婶母既是不肯写信提携，小侄又非来打秋风，银子可仍收进去。”说罢，亦不辞别，竟悻悻跑出后堂而去。夫人入内不表。

且说刘瑾出了刘府，一路愤恨：“异日若得志，必设害他一家雪恨。”忽又转念曰：“适才送我的银子，我又不取。如今路费已尽，举目无亲，不若投河身死免受了辛苦。”想到此际，心中凄惨，信步出城，欲寻溪河自尽。来到荒郊，迎面来了一个道人，白面长髯，纱巾葛袍。向前叫曰：“刘瑾不可短见！论你后日富贵难言。”刘瑾吃惊曰：“公是何人？既知我姓名，谅必知我苦。怎说甚么富贵？”道人笑曰：“贫道善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怎不知你的委曲？今不如阉割进京，为个太监，可得荣耀。”刘瑾着惊曰：“割了阳物，岂不死去？且无一本路费，怎能进京？”道人随就身内取出一包药散，并一粒药丸，付刘瑾曰：“你将此药带回店去，先取瓦一块，无灰酒一瓶，并火炭等物。先写一纸字，放在桌上，教店主见得，道：我若割下阳物，你可将阳物放在瓦上，扇起炭火烧焦，搗成细粉，和一粒药丸调酒灌下，便可止痛。快将此药散，涂敷割伤处，立即止血。再调养几日，自然痊愈。另赠你白银五十两，以为路费。”说罢将银药交付刘瑾。刘瑾收了，拜伏在地：“恳求大名，好便异日报答。”道人扶起道：“贫道姓李名太白，号长庚。云游四处，不求报答。只是你异日得志，切勿伤害生灵，足感厚情。”言讫，化阵轻风而去。

刘瑾心知必是太白金星指点，后日必有好处。即望空叩谢。遂转回店来，将信将疑。取了一块方瓦，并老酒灰火齐备，写下纸单，放在桌上。向前对店主曰：“适在街上卖一只熟鸭头，要借刀砧一用。”店主曰：“何不取来付小人料理料理？”刘瑾曰：“我自会料理，不劳费心。”便取了刀砧入房，虚掩着房

门。店主心内疑惑，又见刘瑾，眼带泪痕，不似吃酒之状。又取刀砧，不知何用？便悄悄躲到房门缝窃视。忽见炉内炭火炎炎，上放一方瓦，那块刀砧安置在椅前，解开前面裤子，露出那条黑昂昂的物件来。店主正不知何故。又见刘瑾左手把那物件提起，放在桌上，右手举刀截下。一声响，那物件已坠在地上。忍耐取过药散一小撮，敷糝在伤处，遂跌倒在地，血如涌泉。店主叫得一声苦，急奔入房来，已是面如腊黄，人事不省。忙叫帮伙进来曰：“此人与我无冤，却割阳物来害我们。当着人命，如何是好？”小二见桌上字纸，方知其详。

店主无奈，只得照纸上所云，把那阳物拾起，放在瓦上。不须臾间，烧得焦黑，搗成细粉。又将药丸研破，和老酒调剂，把箸撬开牙关灌下。顷刻面皮渐红，血亦止了。二人共扶上床。停了一会，手脚略动，翻身叫声：“我好疼也！”店主埋怨曰：“我与你并无冤仇，何故做这事害我？”刘瑾曰：“你不知我的苦情，我就死了，亦不过费你一口薄棺材，更也无人较讨人命，不必着慌。”店主曰：“阳物有甚罪过，割下了便可分得苦情？一发不通！”口虽如此说，心中着实恐惹出人命来。从此小心照顾。又有道人药散敷贴，小心伺候了十余日，始平复如旧。

此时刘瑾暗想：“身边只有十数两银子，若还店税，无甚路费。”乃对店主曰：“多承好意，得全残喘。但饭钱房税，无从借处，如何是好？”店主巴不得他早出门去，答曰：“房税饭钱，客官另日得意寄来罢。今日痊愈，即可起程。”刘瑾称谢，收拾出门而去。

未知此去进京如何？下回分解。